

开  
栏  
的  
话

6 月 30 日,由本报和共青团周口市委联手发起的 2014 年周口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活动启动后,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踊跃参与,奉献爱心,为把那些品学兼优而又有可能与大学失之交臂的贫困学生送进大学而努力。

从今天起,带着捐助者的爱心和嘱托,记者将与 20 多位贫困大学新生面对面,通过对其本人、家长和老师的采访,了解他们在困境中自强不息的故事,并陆续推出报道。



夏丹莉

## 夏丹莉的“生意经”

□晚报记者 马治卫/文 朱海龙/图

家住项城市三店乡夏庄村的夏丹莉,在困难面前不等不靠,边读书边“做生意”,高中 3 年她硬是没花家里一分钱。

夏丹莉家里穷是因为她父亲的病。早些年,她的父亲同众多村民一样外出做防水,家里生活虽然不是太富裕,但很幸福。可 5 年前,她的父亲不幸患上了肝癌,家里的积蓄花完了,外面的欠账也一天比一天多。

随着债务的增加,作为女孩的夏丹莉,还要不要继续上学,一时引起了家人和亲戚的争议。不少亲戚认为,不应该让她上学了,女孩子读几年书能认识几个字就不错了,没必要非得上大学。应该让她早点儿出去打工,早日挣钱,一方面能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可以为弟弟攒点学费。

面对争议,夏丹莉的母亲束纪红却坚决支持女儿上学。为此,束纪红到新疆拾过棉花,在村里当过拔草小工……虽然束纪红很勤奋,但他们家欠下的账还是没有还完。

2011 年,夏丹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项城二高。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夏丹莉从入学起就找了份帮学校食堂卖饭的差事,这样她

可以在卖过饭后,免费吃饭。吃饭问题解决了,可其他必须支付的费用还没有着落。

无奈,夏丹莉利用业余时间,在校园里捡瓶子、废纸等废品,等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再到收购站卖掉。虽然每次只能卖十几元钱,但夏丹莉已经很满足了。

细心的夏丹莉发现,每逢“五一”、“十一”等节假日,超市里的牙膏、牙刷等日用品会搞促销,比在校园里买便宜很多。于是,夏丹莉每逢节假日就成批量买日用品,然后在课余时间推销。“这些日用品能卖掉的话我多少能赚点钱,卖不掉的话自己还可以用。”夏丹莉从中感受到了“做生意”的快乐。

边“做生意”边读书,夏丹莉上高中期间没花过家里一分钱。

今年高考成绩揭晓,夏丹莉的分数超过了一本线。夏丹莉说,她的父亲死于肝癌,她的大伯死于食道癌,她的奶奶也死于癌症,她想报中医专业,学习中医药治疗癌症的方法,救治像父亲、大伯那样的病人。

“等上了大学,我准备先申请助学贷款,再打工做兼职。另外,我还准备开个网店,专门卖村民绣的鞋垫……”提及未来,夏丹莉自信满满。



范宝财和他的父亲

## 范宝财的“三次高考”

□晚报记者 马治卫/文 朱海龙/图

项城市郑郭镇祁营村的范宝财,先后参加过 3 次高考,前两次分别考上了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均选择了放弃。今年,他又以理科 617 分的优异成绩,报考了东北大学。

范宝财家庭贫困,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范国勇瘫痪在床多年。10 年前,范国勇为了生计到山西煤矿打工,在一次坍塌事故中,脊椎严重受伤,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为给范国勇治病,范家负债累累。

为了撑起风雨飘摇的家,范宝财的母亲张凤英变得愈加勤劳。由于丈夫瘫痪在床需要照顾,张凤英无法外出打工,她只能把精力放在种地上。张凤英在种好自家的 4 亩多地外,还承包了别人家的 3 亩多地,并从废弃的河沟里开垦出 1 亩多地。一个女人打理 8 亩多地,种、管、收全靠自己,很不容易,可她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累。

张凤英省吃俭用,除了挤出钱给丈夫治病外,还要供应两个儿子上学。范宝财和他的哥哥范春雨只相差 1 岁。由于兄弟俩

都要上学,张家的生活愈加困难。

为了缓解困难,几经考虑,张凤英在农忙之余选择卖菜。虽然不识字,但她认识秤,会算账。“为批发到新鲜的菜,母亲凌晨 4 点多就到沈丘菜市场批发菜,批发完菜赶回项城天才蒙蒙亮……”提起母亲的辛苦,范宝财眼里满是泪水。

为了改变家庭命运,范宝财读书分外勤奋。2012 年,范宝财首次参加了高考,当年顺利拿到了河南师范大学的通知书。而那一年,他的哥哥范春雨正读大专,家中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范宝财选择了放弃。

此后,范宝财想到了打工,他想挣到钱后,再回来复读。后来,在老师的劝说下,他再次走进高中校园。2013 年,范宝财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大学录取。想到巨额的学费,范宝财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总结前两年的经验,2014 年参加高考后,范宝财报考志愿时选择了收费相对较低的东北大学。“我准备申请助学贷款,到大学后再打份工。”范宝财说,“在团市委等相关部门的关心下,我今年就要圆大学梦了,我一定会加倍珍惜。”

## 孪生兄弟的三个心愿

□晚报记者 郭坤/文 朱海龙/图

7 月 1 日上午,小雨润透了项城市官会镇李赵庄行政村王河湾自然村。记者在热心村民的指引下找到受访对象王晓光的家时,眼前的一切让人心生疑问。

位于村头的这个红砖小院与周边的村舍格格不入:杂草攀爬上了院墙、堵住了家门,油漆斑驳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缝中的院子里长满齐腰深的杂草,杂草中一间孤零零的瓦房更是破败不堪。

眼前所见表明,这里已经久无人居。难道王晓光还有另外一个家?

疑问只有见到王晓光后才能解开。很快,王晓光就出现在记者的视线中。

瘦削的王晓光书生气十足,脸上流露出与陌生访客初次见面时的羞涩和不自然的微笑。站在对门邻居的屋檐下,记者的采访从打开疑问开始。王晓光果然还有一个“家”,确切地说是一个居所,位于项城市一高附近。他、孪生哥哥王晓乐、母亲一起在这个年租金 2200 元的“学区房”里生活了 3 年。王晓光说:“只有一间房,很小,放上我们仨睡的 3 张床和堆放衣被的一张床后,我和哥哥的书桌就容纳不下了。”

在王晓光的记忆中,面前的这个老宅子里没有留下多少兄弟俩的生活痕迹。“从我记事起,我和哥哥就在姥姥家生活,父母长年在外打工,我们很少回到这个家。”王晓光说,他和哥哥在姥姥家一直生活到 9 岁。

9 岁那一年,兄弟俩被接到父母的打工地郑州生活、上学,直到初中毕业。要上高中了,兄弟俩再次与父母分离,回到了项城一高就读。

高一时,兄弟俩就租住在学校附近,一边紧张地学习,一边紧张地生活,他们日渐消瘦。王晓光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高二那年,王晓光的母亲回到项城,专门照顾兄弟俩的生活。“虽然父母在外打工多年,但并没有赚多少钱。”王晓光说,“母亲回来后,为了维持生活,在一家服装厂打起了零工。”

在这种紧张的生活中,兄弟俩迎来了他们第一次高考。“我考了 501 分,哥哥考了 491 分,那年的一本线是 505 分。”王晓光告诉记者,为了以后更好地就业,在征询了母亲的意见后,兄弟俩选择了复读。

就在兄弟俩紧张复读之时,他们的父亲却意外去世。“那一天,距离高考还有 205 天。”

丧父,让兄弟俩陷入悲痛,让他们的母亲肩上再添重担。就在兄弟俩难以走出悲痛之时,他们的母亲说:“上学是我们以及我们这个家庭唯一的出路。”

母亲的殷切期望让兄弟俩将丧父之痛深埋心底,又一次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高考分数公布那天,兄弟俩笑了。王晓光说:“我考了 614 分,哥哥考了 589 分,都高出一本线几十分。”

母亲的紧张也得到了释放。“6 月 17 日的晚上,母亲说那天是她的生日。”王晓光说,这是母亲第一次告诉兄弟俩她的生日,他和哥哥赶紧跑出去,买了两只鸡腿,切了



王晓光

一盘香肠,第一次给母亲过了生日,极其简单的一个生日。

母子三人高兴了几天之后,很快又因为学费问题犯起了愁。“原本家中就生活拮据,父亲的离世又掏空了整个家,学费现在成了我们家最大的问题。”王晓光说,“几天前,我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可是因为报志愿,我又不得不结束这个只干了两天的工作。毕竟,报志愿关系着我的未来,我只能先把学费的事情放下。”

就在记者与王晓光见面的前一天,兄弟俩刚刚结束提前批报志愿,是在网吧“蹭网”报的。王晓光说:“网吧都有夜市,我们这几天大清早就跑到网吧,利用夜市还没结束、有人提前下机这个空当,用空下来的电脑上网浏览学校信息、填报志愿。”

王晓光的提前批志愿报的是山东大学机械自动化专业,哥哥王晓乐报的是郑州大学医学专业,“咨询了我们的老师,这两个专业的

就业前景应该还可以。”还没走进大学的兄弟俩在填报志愿时已经想到了未来的就业。

“在我们村(自然村),还没有哪一家能同时出来两个大学生,也没有哪一家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好大学,我们做到了。”王晓光的话语中透露着自豪。

自豪之余,兄弟俩还有 3 个共同的心愿。第一个和他们的母亲有关。王晓光说:“我们明年要给母亲好好过一个生日。”

第二个和他们的姥姥有关。王晓光说:“姥姥最远只去过项城水寨,我们要带着姥姥出去看一看。”

第三个和他们的家有关。王晓光说:“这些年,我们一直租房住,母亲一直牵挂着老家的房子。她告诉我们,就算我们长时间不住,也不能让它塌、让它倒。因此,每每听老家亲戚说老房子需要修葺的时候,母亲总会想方设法筹钱修房。我们的第三个心愿就是凭着我们的努力,把家中的老房子整修一新。”